

印度夢 楊勁松

雁南飛

本月，印度電影《摔跤吧！爸爸》(港譯「我和我的冠軍女兒」)在內地贏得近九億元人民幣票房，創下非英語外國片在中國的票房新高。該片根據真人真事改編，藝術化地再現了曾經的摔跤冠軍馬哈維亞打破傳統、培養兩個女兒成為女子摔跤冠軍的故事；曾在印度本土創下5.4億元人民幣的票房，創下印度電影票房新紀錄。在中國票房的持續攀高，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內地公映的外語電影來源主要是日本與印度，《流浪者》、《大篷車》等印度電影曾風靡中國。荷里活培養了中國一代年輕電影觀眾，印度電影成為邊緣的罕見作品。《摔跤吧！爸爸》是波里活風格的規範之作，並無新奇獨行之處，平實講述了一個家庭的印度夢：在女性受歧視的印度村鎮，父親如何對抗世俗、培養女兒成摔跤手；當女兒入選國家體育隊後，父女如何溝通與齊心對抗體制、成為冠軍。馬哈維亞與女兒的印度夢不僅是個體敘事

，更有家國情懷。所以該片結尾處當印度國歌響起，流淚的不僅是被禁閉的父親，更打動了銀幕下的中國觀眾。

近年華語片一直追求明星與奇特特效大片，認為這是商業片的要素。而《摔跤吧！爸爸》主演阿爾汗在中國未有大眾知名度，故事畫面也就是印度的田園風光與封閉賽場，無大視覺場面。能獲得如此高的票房，我認為最大的商業武器是能跨越語言與文化隔膜的普世情感。

生活中的懶 阿濃

南橋集

許多學習用功、工作勤奮的人，生活中卻有各種各樣的懶。

王先生一周工作六天，每天上午八時便第一個回到公司，晚上八時才回家。工作二十年沒有請過一天病假。服務十年後第一次獲得勳章，之後十

每年都能拿到此項獎勵。

公司有醫療福利，包括牙齒保健。王先生牙痛多日，終於利用星期六假期去看牙醫。醫生檢查之後對他說：「你太懶了，沒有好好刷牙，有嚴重的牙周病，還有四隻蛀牙要補。」

阿拔是個插圖家，每周七天都在忙，尤其在每年書展前兩、三個月，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連上

街吃飯的時間也沒有，只是隨便打電話叫外賣。媽媽的生日也忘記了，沒有請她吃飯，沒有送禮物，連電話恭祝也沒有。

媽媽終於找上門了，見他鬍子沒剃，頭髮如亂草，到處亂七八糟，二話不說，就幫他收拾起來。

阿拔工作時聽到洗衣機開動的聲音，聽到浴室洗刷的聲音……最後聽到母親罵他的聲音：「未見過這麼懶的人！你多久沒洗過衣服了？襪子都有十八對！你那廁盆生了漬，比公廁還不如！」

迷信 斯人

飲茶集

台灣一個諧星去世，電視台請了一些名嘴來談他的趣事，居然找到和他有關的幾個數字，東拼西湊，就成了當六合彩的開獎號碼。

據說此人生前很重視命數，而他死後的數字也有玄機。

台灣人特別迷信，台灣特多寺廟，不同的佛教團體也特別多，每逢佛教節日，活動規模也特別大。他們一些做得頗好的資訊節目，也時不時要扯進迷信的話題，怪力亂神，說得神乎其神。

鬼神命道這種東西，信的就信，不信就沒有，關鍵還在於你要

信。

古時的人，對客觀世界的某些現象無法解釋，於是創造一個神出來，以神的無邊法力來解釋無盡世界，那當然暢通無阻，什麼都可以解釋——但這是最懶惰的了解世界的方法。

科技發展到今天，宇宙的謎正在解開，人體的神秘也因破解基因而慢慢清楚。世上任何現象，都由必然性和偶然性規定，沒有高高在上的神明決定人間的生老病死。

先知道六合彩已開獎的號碼，再以某人相關的一些數字去拼湊，加減乘除一番，總會找到對應的結果。如此的數字遊戲，居然讓名嘴專家們如痴如醉。

月兔 張洽

鏡屋

一九四二年，日軍襲擊「珍珠港」後數月，以「國家安全」為名，羅斯福總統簽署特別法令，將十二萬日裔美國人(其中四分之三在美國出生)全部關進在氣候嚴酷地區修建的十餘所拘留營。日裔美國人只得賤賣財產與土地，拖家帶口住進條件非常惡劣的營地。三年後，即「二戰」後他們被釋放，但社會對日本人的敵意仍然嚴重，收容營的負面影響也使得日裔美國人社區支離破碎，再無法回到戰前偏安一隅的繁榮。經過多方努力呼籲，一九八八年，時任美國總統里根簽署法令，對當年被關入拘留營的日裔美國人及後裔正式道歉，並予以十億美元的經濟賠償。

一九九九年，日裔美國女導演Emiko Omori(生於一九四〇年)拍攝紀錄片《月兔》(Rabbit in the Moon)，以自己與姐姐在拘留營的親身經歷，探討這一政策給日裔美國人社區帶來的分裂創傷。「月兔」一詞有象徵意義，受中國文化影響，日本神話認為月亮中有月兔搗米(中國神話中為「搗藥」)，而西方文化將月亮視為人臉。戰時美國政府強迫日裔美國人填「忠誠問卷」，要麼對日本效忠，要麼對美國效忠。第一代移民若填「效忠美國」，勢必成為無國籍之人，因當時美國法令禁止他們成為公民。第二代移民為美國公民，若填「效忠日本」，也會失去美國國籍。因此家庭代價之間矛盾重重。後來日裔美國壯年男性被徵兵，出了些「戰鬥英雄」，營地內也有對美國政府種族歧視政策的憤怒抗議。

兩本新書面世 海雲

雲蹤

先鋒書店的微信公眾號上是這麼說的：旅美作家海雲，帶著她的鄉愁，帶回了她與故鄉難以割離的新作《金陵公子》，還有一個描述「所有的出發都是為了回家」的《自在飛花輕似夢》，一個是蕩氣回腸的長篇小說，一個用十二個故事告訴你十二種海外人生。

這次回國，最主要的一件事之一就是我的兩本新作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了，我三年前完成的二十萬字的長篇小說《金陵公子》，在經歷了兩家出版社建議我刪除小說中關於「文革」的描寫，我堅持無法刪除之後，終於，四川人民出版社看到了其歷史描寫背後人性的光輝，拍板接受

出版，這當中經歷了一審二審三審乃至四審的折磨，幾次以為小說又將面臨被槍斃的命運，好在有驚無險，如今終於面世了。這是我用中文寫作十年寫的第四部長篇小說。我自己覺得這部小說幫助我完成了對中國文化的徹底回歸。

《自在飛花輕似夢》收集了我十年寫作的十二個短篇小說，責任編輯用的那句話，我也很喜歡「所有的出發都是為了回家」，對於我這樣一個寫者，所有的寫作都是為了寫出深刻的人性，文學就是我的精神之家園，我心靈的溫柔鄉。

這兩本書也算是我十年中文寫作的一份總結，一份成績單，一個見證，一個逗號，一級階梯。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任重而道遠！

我想哭 輕羽

文藝中年

人生有時真的很有趣，就如錢幣一樣，事情都有兩面。有些事情表面如此，內在卻是另一種意義。例如戲劇藝術的行當「淨」，其實是指「花臉」，即是在面上塗抹很多色彩的角色。明明是五顏六色，卻反而說成乾淨。又例如中藥裏的八角蓮，名稱和樣子都似是可人，卻是含有毒性的草藥。這些事物名稱為何有故意的反面意義，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想哭」表面上是一個很傷感

的詞彙，近來卻對全世界都帶來威脅，因為它是一種電腦勒索程式病毒，由黑客在互聯網大肆傳播。被入侵的電腦用戶，其電腦貯存的資料將被封鎖，若不向黑客付「贖金」，所有資料便永遠不見天日。

這些黑客所為，猶如強盜劫匪，令人齒冷。這同時是現代社會向前進步的後遺症。科技越是進步，人們就越依賴電腦，壞人就是看準這種情勢和心理，於是發明了該等病毒。它雖不會令電腦損毀以至爆炸，但是把物主的資料檔案封鎖了，猶如奪去對方的歷史和記憶。物

主無計可施之下，若非交付贖金，便只有眼睜睜讓自己的資料塵封黃土。

那些壞蛋有時亦甚有創意。明明是一種犯案工具，卻將之命名為「想哭」，看似傷感和憂鬱的名稱，令人無所防犯，但實際是逃避不得。也許黑客認為受害人收到病毒之後，必定就會想哭，於是便想出這個具諷刺含義的名稱。

這令我想起以前曾經出現的另外兩種電腦病毒「木馬程式」和「千年蟲」，名稱都是明刀明槍，沒有含糊，即使中毒亦令人心服口服。

人與歲月

人出生，就會有死亡。這本再明白不過。但在大多中國人羣中，「死」的話題諱莫如深。

魯迅先生的《立論》裏有過精彩的描述：孩子生下來，若說出孩子的必然結局「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便要挨一頓打。

自上學起，我們便學習了種種生存的道理，但沒有哪一科哪一篇課文教育如何面對死亡、如何向世界告別。

學習告別 凡心

在香港尤其如是。

香港的教育和家長都強調小朋友要過得輕鬆。他們一廂情願希望小朋友接觸的是快樂與光明的世界，死亡被視如黑暗、陰冷的禁區。在這種社會環境成長的人，對死亡便自然會有恐懼、哀傷的心態。

和出生一樣，「死亡」也該被深刻認識。當正常的死亡隨年歲逼近，人們才會以從容、坦然的心態去接受它。

當然，像上述那位仁兄，在孩子剛臨人世時，在不適當的時間不適當的地點說了不適當的話，也的

確欠揍。但針對孩子成長的心理特點，在適當的歲數，以適當的形式讓他們接觸死亡的課題，學習向世界告別的道理，是學校和家長的責任。

對於成人，死亡話題更該不設防。在許多媒體中看到，越來越多開明的高齡老人已不忌諱面對死亡，在生前便積極主宰自己的身後事。如處理好名下的財產，向親友鄭重告別，吩咐家人放棄無效的搶救治療，選定了葬禮的方式……老人們用行動告訴世人：人是可以有尊嚴地離開這個世界的。



切勿聘用非法勞工

聘用非法勞工，包括持雙程證訪客、他人的外籍家庭傭工等，可被判入獄三年及罰款35萬元

舉報熱線2815 2200

勞工處



店舖盜竊

代價沉重 前途盡送

防止青少年犯罪

技能提升 自我增值

查詢請電 2836 1234

網址 www.info.gov.hk/emb

工傷保險

僱主須為其兼職家務助理投購工傷保險，違例最高罰款十萬元及監禁兩年。

查詢請電勞工處：**2717 1771**

工商情報 綜合消息

特廉分類廣告專欄

歡迎來電查詢

廣告熱線：2831 0500

圖文傳真：2838 1171 2834 6631

E-mail：tkpwork@takungpao.com